

志願軍英雄故事



ZHI YUAN JUN YING XIONG GU SHI

志愿军英雄故事



THE YUAN JIUN YING KONG GU SHI



志願軍英雄故事

本社編
董辰生插圖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北京·1964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英雄人物特写集，共有十四篇文章，写了十五位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、模范的光荣事迹。故事和人物都是真实的。

书中所写的事情十分动人。其中有侦察兵深入敌人阵地进行侦察、抓“舌头”的故事，有奋勇炸坦克的故事，有冒着炮火英勇抢救伤员的故事，有智勇双全击落美帝王牌飞行员的故事，有身负重伤仍坚守阵地英勇战斗的故事，有丘少云烈士忘我牺牲的故事，等等。所有这些故事，都闪烁着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的光辉；鲜明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消灭美帝国主义，保卫祖国，保卫世界和平的钢铁意志和英勇顽强、不畏艰险的战斗精神。

志 願 軍 英 雄 故 事

董辰生插图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馆旁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085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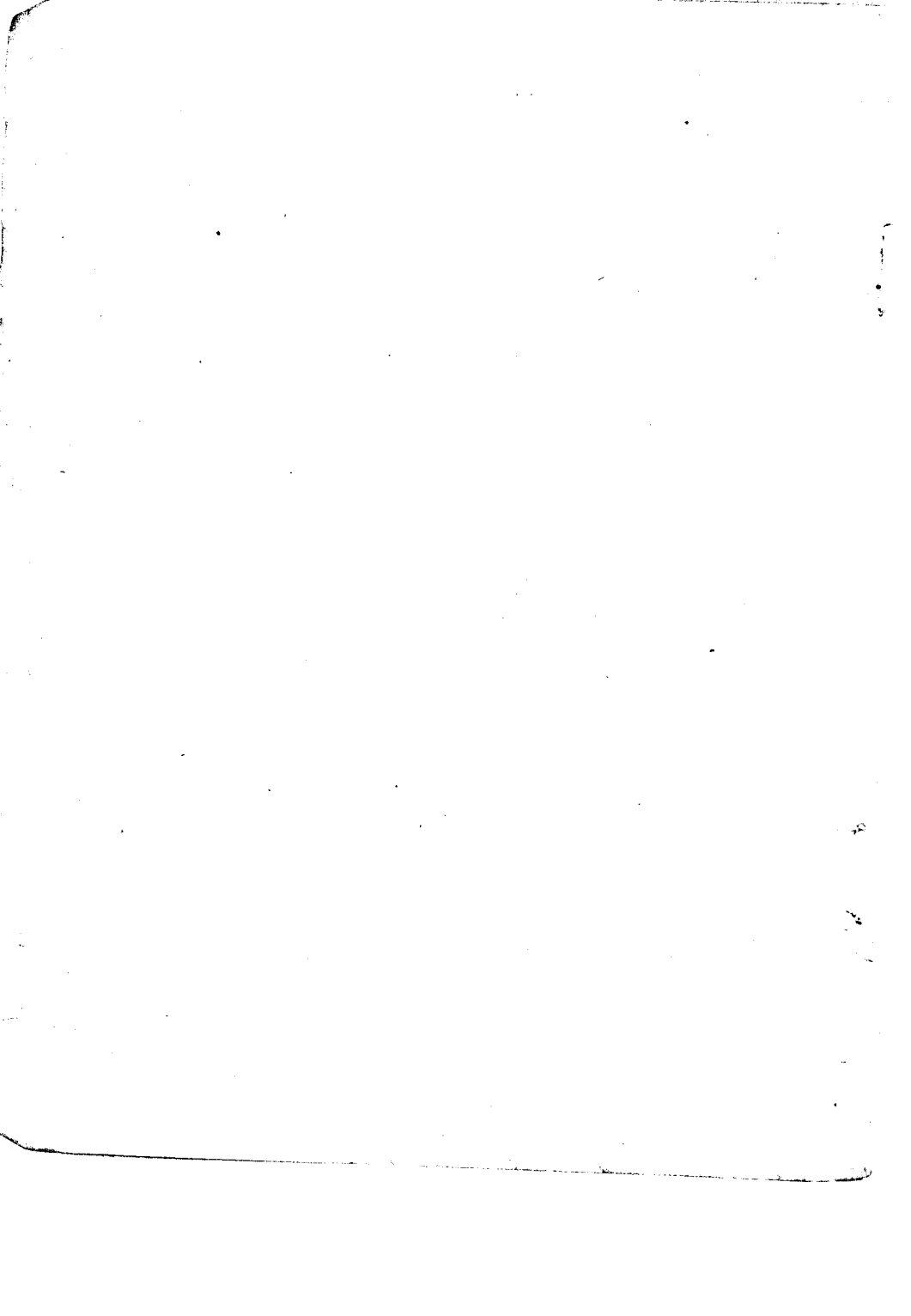
787×1168 1/32 7 1/4印张 2插页 133千字

1964年1月北京第1版 1964年9月北京第3次印刷

印数125,001—225,000 定价(4)0.52元

目 次

永生的炮手.....	方 文	3
彝族之花.....	修顶力 朱 辛	27
火线上的鹰.....	刘朝荣	43
炸坦克.....	昭 龙	58
最后一滴救急水.....	冷 枫	70
战地兵工厂厂长.....	唐 剑	87
这只是开始.....	郝汉生	104
地雷搬家.....	张 捷	121
为了胜利.....	曹 鹏 涯 天	134
孙占元和易才学.....	黎 恩	143
十天九夜.....	巴 金	159
空中突击手.....	刘大为	178
钢铁运输员.....	孙 吴	188
一切为了伤员.....	余 昂 邓振凯	208



永生的炮手

方 文

1948年4月，山东濰(wéi)县城才解放不几天，被解放来的孔庆三^①就找指导员潘宗道要求参军。指导员问他：

“不是說你有病嗎？”

孔庆三摇摇头，叹了口气說：

“被他們打的。”

“不回家嗎？”

“不能回。家里还没有解放，回去还得叫他們抓去当兵。”孔庆三說着，脑袋低垂到胸前，沒等指导员再說話，一轉身就走了，指导员望着他背影，覺得他的心事异常沉重。

不久，部队成立了九二步兵炮連，潘宗道当这个連的指导員，因为孔庆三在国民党军队是个炮手，所以也就編在这个連队

① 孔庆三，山东历城县人，志願軍特等功臣，一級英雄。

当战士。

孔庆三成天不講一句話，干起事来慢慢騰騰，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老是滯(zhì)呆呆的，寬闊的眉头，皺得很紧；同志們說笑的时候，他老是呆在屋角里，低垂着头，两手托着嘴巴，不时地唉声叹气。班长郭福田一有空就找他談，問他心里有什么不舒服。他总是悶悶地說：“沒有什么。”向他講道理，他听着听着，像要开口，最后点点头，还是沒說話。

不久，部队移防到了新解放战士丰德州的家乡。丰德州家里很穷，仅有的一間草房，也被国民党軍隊給燒了。丰德州的老媽媽就在斷牆残壁的屋框子里搭了个小草棚，小草棚里面除了一口鉄鍋外再也沒有別的。老媽媽看了丰德州半天不敢認，后来看清了，一下子扑过去，“儿呵！儿呵！”地哭起来，弄得大伙也十分心酸。

回到了連队，指導員集合队伍講道：

“同志們，这一带的老百姓很苦，受国民党匪軍扰害很严重，我們正請示上級拨发粮食救济。可是，同志們看到了，像丰德州家里的困难，光靠上級救济还不行，还要我們发揚階級友爱，大家帮助解决。”指導員一面說，一面从口袋里掏出个紙包，“我还有几十块钱，捐出来救济丰德州同志的家庭。”

指導員的話声刚落，同志們紛紛嚷道：

“我捐五十元！”

“我捐一套衣服！”

“我捐一条毛巾、一双袜子！”

“.....”

大伙忙起来了，有的掏出錢，有的拿出衣服、毛巾、袜子。霎時間，丰德州面前堆了一大堆东西。

丰德州被感动得站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好，一个劲地喊：

“这不行啊！我不能要啊！”

孔庆三看到丰德州的媽媽哭訴，觉得就像看見自己的媽媽一样，心里一酸，眼前一切都模糊了，两顆热泪沿着顴骨往下流；指导員講話的时候，他呆呆地听着，看見大伙把东西捐給丰德州，他立刻記起老同志常說的：“天下的穷人是一家，我們是階級弟兄！”便轉身跑进屋里，解开背包，拿出一个小包，不声不响地放在丰德州面前的东西上。

丰德州知道这个小包里是孔庆三刚領的津貼費和新衬衣，便連忙搶起小包塞在孔庆三手里：

“孔庆三同志，你也沒有东西呀！这……这个我可不能要呀！”

孔庆三呆呆地捧着小包，双眉皺成疙瘩，臉孔漲得通紅。他像发怒似地盯了丰德州一眼，說：

“好！我不是你的階級弟兄！”說罢，一轉身朝房里跑去。

“孔庆三！”指导員赶忙叫了一声，搶上两步拦住了他，“拿来給我！”

指导員接过小包，轉身递給跟着赶来的丰德州說：

“收下吧！”

“孔庆三就这一点点东西……”丰德州急得說不下去了。

“記住同志們的好意，記住革命隊伍的團結友愛，你將來也可以幫助孔慶三同志嘛！”

晚間，指導員把孔慶三叫到連部，拉他在身旁坐下。

“孔慶三同志，白天你为啥那样急呢？”

“我一看到丰德州的媽媽，心里就难过得不行。可他却把我当外人。”

“不，誰也沒有把你当外人，他知道你把他的苦看作是自己的苦。可你呢，心里有話，却悶着发愁，总不向同志們說說。”

孔慶三低着头不吭声。

“你被国民党抓去当了两年兵，不用問，国民党从不抓有錢的，尽抓穷苦人；也不用問，在国民党軍隊当兵就是受罪。你有苦有仇，为啥不說呢？”

“苦多啦，說它干啥。”

“这不对！你把同志們当自己人，同志們也都把你当阶级弟兄，有苦有仇为啥不向自己人說呢？”

孔慶三抬眼望着指導員，紧鎖着的眉头漸漸舒展开了。指導員又接着說：

“咱們部队不久就要去解放济南。不用說，你也会知道，那时就要解放你的家乡历城。你有什么苦，有什么仇，向同志們說說，到时候，大家也好替你报仇。”

听指導員說得那样亲切，孔慶三叹了口气，用拳头抹了抹头上冒出的汗珠：“指導員，都怪我糊涂呀！我总想我的仇报不了，說出来也沒用，还不如悶在肚里。同志們成天有說有笑，可我心

里有苦，愁悶得不行。現在我明白啦！指導員，往後看吧！”

“這就對啦！咱們部隊里，大家過去都是像你一樣的受苦人。要報仇，就得把大家的仇看成是自己的仇，把自己的仇看成是大家的仇，大家一塊倒苦水，一塊挖苦根，一塊去消滅蔣介石這個大禍根。”

“指導員，你放心。我一定能照你說的作到，部隊到哪儿，我到哪儿。”

孔慶三向戰友們控訴了地主、偽政府、日本鬼子和蔣介石反動派怎樣把他的家摧殘得家破人亡，也控訴了蔣匪軍慘無人性的暴行。

孔慶三的家在山東歷城縣的王舍人莊。全家辛勤勞動，却只能以豆腐渣拌谷糠充飢，以補釘上加補釘的衣服禦寒。老輩沒人識字，跟地主老財打交道，不知吃過多少啞巴虧。老人們發恨，寧願少吃少喝，也要送孩子們念書。孔慶三這一輩，男孩子只有他和堂哥慶賢倆，慶三心眼比較靈巧，又肯聽話，一家人全都喜歡他，于是就供他上學，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。

孔慶三十二歲那年，日本鬼子占了縣城。鬼子們整天的清鄉，搶糧，翻箱倒櫃地折騰，家家戶戶就像被水洗了一樣，被搜刮得一干二淨。老爷爷連吓帶氣舊病復發，不久就去世了。爹爹原來在濟南一家趕氈工廠當工人，日本鬼子一來，就被解雇回家了。爹爹一失業，家里就更窮苦，一家人白天黑夜地干活，還是填不飽肚子。不久，更大的苦難又壓到了頭上：1942年春天，又

奸政府要盖衙門，平了他們那綠油油的麦田，造窑烧砖；爹爹气得要命，說了声“还要老百姓活命不？”日本鬼子和汉奸就把他抓去坐牢。媽媽东挪西借，到处求情，送了錢，請了保，也不中用，第二年夏天爹爹被他們枪杀了。

爹爹的死信传到家里，一家人就像塌了天。媽媽急呆了，白瞪着眼，张着嘴，哭也哭不出来。十二岁的大妹妹和三岁的弟弟抱着媽媽哭喊。孔庆三的咽喉里像塞着块石头，心像火燎。他为爹爹的死愤恨，也担心媽媽一口气喘不上来怎么办，更可怜妹妹、弟弟难得长成人。黄昏的时候，孔庆三独自奔到爹爹的坟边，扑倒在坟堆上放声痛哭：

“爹爹，爹爹呀！你没有餓死，你没有冻死，你没有累死，一家人都依靠你，可鬼子汉奸把你害了。你死得冤！你死得屈啊！……”

月亮出来了，月色惨白，四外的荒野寂靜。孔庆三无力地抽出插进泥土的双手，扯起衣襟擦擦眼泪，然后又低头望着爹爹的新坟，就像爹爹能听见似地說：

“爹爹呀！你不要担心媽媽，担心弟弟妹妹。我会孝顺媽媽，撫养弟弟妹妹。我会替你报仇！”說着，說着，眼泪又成串地掉在地上。

爹爹死时，孔庆三还是个不滿十六岁的孩子，尽管还没有成人，可也得頂替爹爹干活养家。他起早摸黑，两头不見太阳地辛勤劳动。夏天，光着膀子，頂着火炭似的太阳；冬天，赤着脚，穿着露皮肉的衣裳。尽管日晒、雨淋、风吹、雪打，他总是不歇地干

活。百十斤的担子，压得他直不起腰，他咬咬牙，踉踉跄跄地挑着走。

1945年，日本鬼子投降了，他满以为到了报仇的时候，哪知道伪保长变成了国民党的保长，伪宪兵、警察换了国民党的制服，还是一样骑在穷人的脖子上，穷人还是得过那苦难穷困的日月，忍受那无尽的飢寒。

1946年，国民党抓兵，保公所硬要庆三家里出一个壮丁。庆三家里，除了他和堂哥哥庆贤外，几个小弟弟还都是三、五岁的娃娃，就是庆三，也还是个十七岁的大孩子。家里合计来合计去，买壮丁没钱，跑了，一家人别想活。全家正愁得不行，孔庆三开了口：

“我替大哥去。”

“胡说，你还不够年龄，去，只有庆贤去。”大伯说。

“不，”庆三连忙解释：“大哥身体弱，吃苦受累干不了，还是我去好。”

临走的那天，一家人含着眼泪送他到火车站。上车以后，妈妈无力地站在月台上，呆呆地望着车窗口。庆三把头探出车窗，眼里噙着泪珠说：

“妈妈，我知道你舍不得我。可庆贤哥刚结婚，我走一身轻，哥走一家难哪！”

车站上的铃响了，火车开动了。孔庆三就这样被载到国民党军队里去了。

没有到国民党军队以前，孔庆三满以为当了兵就再不受人

欺压。哪知道国民党军队里就像地狱，两年来，他记不清挨了多少打骂，只晓得身上总带着伤痕。他想跑，可又亲眼看到过匪军枪杀成群的逃兵，要是跑不出去，自己被杀掉不说，还会连累一家人。他默默地忍受着煎熬，痛苦越来越大，仇恨越来越深。

1948年春天，他们住在濰县。听到人民解放军大反攻了，孔庆三心里多么高兴！可是匪军连长还带领他们去用炮火摧毁濰县城外的障碍物。大家都很奇怪，城外几里路以内的树木全都砍光了，还有什么障碍物要用炮火摧毁呢？上了阵地后，连长叫炮轰城外的村庄，听这一说，孔庆三心里一凉。几个月前，他在那里住过，那里的老百姓就像自己家里的人一样善良，现在要亲手打死他们，多大的罪过啊！他把炮弹都打在村庄背后的旷野里。事后，连长知道了，不由分说，把他打得多少天不能动弹。

他躺在床上痛苦地回忆着：日本鬼子和汉奸，吓死了爷爷，枪杀了爹爹；蒋介石国民党又残杀像爷爷、爹爹一样的受苦人，也在慢慢地残杀自己。他想着、想着，心里就像滚油泼着。他咬牙撑起来，摸着班里夜晚放哨用的步枪，一下子拉开枪栓，压进去满满一排子弹，提着就朝外跑。但是，棒伤一阵剧烈的疼痛，使他踉跄地倒在门口。他猛觉得眼前的仇人一大片，连长打得他爬不起来，特务长克扣得他肚皮贴到脊梁上，教官总朝他拳打脚踢，还有日本鬼子和汉奸……就是自己拚命打死几个，杀不尽这些坏蛋，也报不了大仇啊！他扶着墙壁站起来，无力地放下步枪，蹒跚地走进屋里倒在铺上。

终于他盼到了解放，看到了青天，看到了太阳。

孔庆三訴完了血海深仇。同志們为他心酸，为他憤怒。他話聲一落，大家就激憤的高聲呼喊起來：

“消滅萬惡的反動派！”

“血債要用血來還！”

“為階級弟兄報仇！”

訴苦會後，孔慶三在解放濟南的戰鬥中，無比的勇敢。

部隊到離東城二百米的時候，突然遭到敵人子母堡里的火力襲擊。副班長犧牲了，班長郭福田負了重傷。在這緊急關頭，孔慶三高呼：

“同志們，跟我走！去消滅敵人替班長報仇！”

他同幾個戰友，把炮推到右前方不遠的一個墳堆後面。他悄悄地從墳邊伸出頭，觀察好目標，又很快架穩炮，掃清射界。

正準備射擊，敵人的火力突然轉移過來，壓得他們無法抬頭。就在這時候，他的左邊響起了槍聲，那里有三個戰士冒着彈雨，急速地向敵人的地堡沖去。

孔慶三完全被這危險情況驚愣住了，急得直喊：

“臥倒！臥倒！”

“敵人火力弱了！”戰友們高聲喊着。

喊聲把孔慶三震醒，他的胸脯劇烈地起伏，眼睛瞪得溜圓，臉上顯出駭人的威嚴。他高聲喊着：

“放！放！”

當他用三炮摧毀了敵人的地堡，部隊發起沖鋒時，他記起是

那些用生命吸引敌人火力的同志掩护了自己。他望着左前方，希望见到那三个同志。在开阔的野地里，却没有一个人影。那些同志可能牺牲了，但在孔庆三心里，他们却一直活着。

济南解放以后，九二步兵炮连撤到历城西边十来里路的小韩庄大休整。说也怪，打济南以前，孔庆三常说胜利后回家去看看，现在到了家门口，他不但不提回家，反而休息时间不休息，没早没晚的练技术。

一天游戏时间，指导员潘宗道看见孔庆三正在路边上画什么，跑过去一看，原来他正在计算测量距离哩！

“孔庆三，现在是游戏时间，你为什么不休息呢？”指导员问。

“指导员，我休息不下去。一想到打济南三炮才把地堡掀掉，我心里就难过。”

“好啊！不过练技术也不能性急……哎！孔庆三，你不是想回家看看吗？现在……”

“现在我不想回去啦！”孔庆三打断了指导员的话。

“那为什么？”

“指导员：班长、副班长，还有步兵连的几个同志怎么牺牲、负伤的，我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我记得你说，要把大家的仇看成自己的仇。可先前我糊涂，心里只挂念着家，只想着自己的仇。”

“嗯！对啊！不过我们说大家，也包括你，包括我，包括你的家，包括我的家。大家需要的时候，我可以牺牲自己为大家；家庭需要我照顾，我又能照顾的时候，还是可以照顾的。”

孔庆三把嘴张开老半天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

“現在領導上批准你回家去看看。”

孔庆三兩眼眨巴得很快，忽然一把拉着指導員說：

“指導員，上級太關心我了。”

第二天孔庆三正準備回家，指導員把他叫去，問他準備了什麼。他說：

“我沒啥準備。回去看看母親，說說話，住一宿就回來。”

指導員笑了：

“嗨，你沒想想家里會是個什麼樣？你的家鄉剛解放不久，日子會是很艱難的，要是老人哭哭啼啼的，你怎麼辦？”

這一下把孔庆三問住了。指導員笑了笑，又很嚴肅地說：

“孔庆三同志，你應該作好思想準備。回家是好事情，但，這對你也是一個嚴重考驗。”

孔庆三听指導員一說，心里猛地一緊。是呀！這的確是個嚴重考驗哩。可我一定經得起、受得住。他望着指導員，堅決地說：

“指導員放心，我決不會離開革命隊伍！”

“這我相信你。”指導員慢吞吞地說，“但還希望你高高兴兴地回去，高高兴兴地回來，可不能背上個大包袱回來啊！”

果然，不出指導員所料，這幾年來，家里的日子過得更苦了。媽媽的臉枯皺多了，眼也花了，手就像干柴一樣。最初，孔庆三不是從外貌上認出蒼老的媽媽，而是認得了媽媽穿的那件衣裳，那件在他離家時候媽媽就穿的千補釘、萬補釘的破衣裳。

吃罷晚飯，媽媽才把話轉到家里來。眼見到家里這般光景，